

# 金玉王朝

风弄 / 著 王二 / 绘

4

金玉  
下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金玉王朝. 4 / 风弄著; 王一绘. — 上海: 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586-0024-1

I. ①金… II. ①风…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7700 号

---

主 编: 乐 坚  
策 划: 卢 卫

装帧设计: 小 莽  
责任编辑: 卢 卫 张维辰  
文字编辑: 咕 噜 愚 子

## 金玉王朝 4

风弄 / 著 王一 / 绘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

印 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586-0024-1  
定 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本图书印装质量出现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0-87608715-321

# 目 录

第一章 .....	004
第二章 .....	028
第三章 .....	047
第四章 .....	066
第五章 .....	095
第六章 .....	116
第七章 .....	131
第八章 .....	148
第九章 .....	161
第十章 .....	180
第十一章 .....	194
第十二章 .....	208
番外篇：锁匙 .....	225

## 前情提要

来自军阀没落家庭的宣怀风被迫在海关总长白雪岚手下当副官，本来挺厌恶白雪岚这个权势滔天的家伙，但二人在经历了白雪岚因禁毒遭伏中枪等一系列的事件后，误会冰释，关系终于比之前缓和了许多。就在这时，对宣怀风仰慕多年的广东军军长展露昭以及他身边的副官、对宣怀风怀着嫉妒与怨恨的三弟宣怀振登场了……



# 金玉王朝

所金  
下

风弄 / 著  
王一 / 绘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金玉王朝. 4 / 风弄著; 王一绘.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586-0024-1

I. ①金… II. ①风…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7700 号

---

主 编: 乐 坚  
策 划: 卢 卫

装帧设计: 小 莽  
责任编辑: 卢 卫 张维辰  
文字编辑: 咕 噜 愚 子

## 金玉王朝 4

风弄 / 著 王一 / 绘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

印 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586-0024-1  
定 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本图书印装质量出现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0-87608715-321

# 目 录

第一章	004
第二章	028
第三章	047
第四章	066
第五章	095
第六章	116
第七章	131
第八章	148
第九章	161
第十章	180
第十一章	194
第十二章	208
番外篇：锁匙	225

## 前情提要

来自军阀没落家庭的宣怀风被迫在海关总长白雪岚手下当副官，本来挺厌恶白雪岚这个权势滔天的家伙，但二人在经历了白雪岚因禁毒遭伏中枪等一系列的事件后，误会冰释，关系终于比之前缓和了许多。就在这时，对宣怀风仰慕多年的广东军军长展露昭以及他身边的副官、对宣怀风怀着嫉妒与怨恨的三弟宣怀振登场了……



第一章



林奇骏这天恰好中午也约了人，吃了早饭后，忽然想起这两天心神沉溺于怀风的事中，竟没去听戏，一时挂念起白云飞来，打电话到天音园，问白云飞的戏什么时候开演，要定一个最贵的包厢。

电话里却回答他：“这两天白老板都没戏。”

林奇骏问：“这是为什么？”

那一头说：“林少爷您不知道？白老板病了，要歇个几天吧。”

林奇骏听了，不由诧异，看看天色还早，便到店里找了几件新鲜洋货，又买了一匹绸缎，坐汽车去白云飞家探望。



到了宅子门口，正撞见白云飞的舅舅白正平提着个鸟笼出门。

他对白家来说是个很大的财神，白正平笑得脸上开花似的过来招呼，“哟，这不是林少爷吗？最近几天都没见您，云飞正念着呢。”

林奇骏从车上下来，问：“听说他病了？”

白正平叹了一口气，“晚上贪玩，受了一点凉，说是怕坏嗓子，就不肯到天音园去了，一定要养好了才去。我倒想说说他这懒怠的脾气。不过算了，随他。好歹 he 现在是红角，不少人捧着，要怎样就怎样吧。”

林奇骏心里很嫌弃他这个舅舅，听他话里有抱怨的意思，也不再问，敷衍两句就抱着礼物进去了。



进了宅门，隔着天井看见白云飞穿着一袭白衣，坐在屋里，侧身看过去很是安详怡然，知道病得不厉害，心里也放心了许多。

“云飞，我看你来了。”

林奇骏走过去，把礼物随便往桌上一放，从白云飞后面一探头，问：“怎么病了也不告诉我？”

白云飞知道他来了，站起来让了让，请他坐，说：“不是什么大病，犯不着到处打电话地宣扬，我只是刚好趁着这个借口，想歇几天。”

林奇骏点头，“是的，你也该歇歇了，过几天我带你到城外玩玩，如何？”

一边说，一边打量。

白云飞穿着家常衣服，天井传来的风微微一拂，显出一丝腰身，若隐若现的，比台上舒雅多了。

虽说病了，脸上神情却非常愉悦快乐。

林奇骏问：“你今天心情很不错的样子，手上拿的是什么好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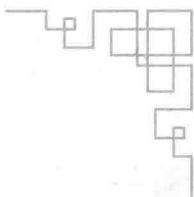
白云飞说：“朋友送的一件礼物。”

林奇骏问：“可以给我看看吗？”

白云飞想了想，把东西递给他。

林奇骏接过来一看，不过是个模样奇怪的摆设，似石非石，似铁非铁，拿在手里前后翻着看了一会，说：“这是个笔架吧？”





白云飞提醒一句，“小心点，不要跌下来打坏了。”用手虚虚在下面防着。

林奇骏心里有些不悦，说道：“看来你这位朋友一定是很要紧的了。你看，我送你多少东西，也不见你这样小心。这样的古董笔架，最近很值钱吗？”

白云飞说：“你不知道底细。一来，这位朋友对我确实盛意拳拳，见我在她家看了这东西，当时就说要送我，我因为不好意思就拒绝了，谁知道她竟然把它包好了，又特意叫听差送到我家里来，让我很是感激；二来，这东西对我而言，异常珍贵。它是从前家里的旧物，没想到几经周折，又让我见到了。你说，是不是该小心翼翼？”

林奇骏恍然大悟，说：“果然，是应该很小心。不知道这位好朋友究竟是何方神圣？他对你这样好，我也承他一份情。”

白云飞说：“和你也是熟人了，就是宣副官的姐姐，年太太。”

林奇骏向来感到年太太对自己不怎么喜欢，从前打电话去年宅找怀风，不知受了她多少冷待，知悉了谜底，声音便没有刚才那样热情了，只说：“原来是她。”

这一说，顿时又想起宣怀风来。

肠子像被别人不经意掐了一把，痛了痛。

白云飞犹在夸赞：“正是她，这一位年太太真是一名大家闺秀，斯文大方，尤其是心肠好，更可贵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存偏见。”

林奇骏听了白云飞这番溢美之词，原本探病的殷切关怀之心立即去

了大半。

默然半晌，冷冷道：“这样说来，你是和她非常熟悉了？”

白云飞一愕，不晓得他哪里不高兴了。

两人这两天都没联系，好不容易见一面，没想到因为宣代云闹出了一点不开心，场面也冷淡下来。

林奇骏没心情长坐，心不在焉聊了几句，就托辞有约要先走，临行前问白云飞：“我今晚在华夏宾馆，你来不来？”

白云飞又是一怔，此刻听来，只觉得分外刺心，不由倔强地抿了抿唇，问：“你不是来探病的吗？”

林奇骏被问得一呛，脸庞尴尬得有些发白，干巴巴道：“那你好好养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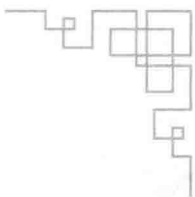
转身就走了。



宣怀风做完了手头上的工作，和白雪岚打个招呼，从海关总署出来。

今日因为白雪岚要用宋壬，另指派了几个护兵给宣怀风，对宣怀风来说没有区别，中午吃饭时候，一行人就坐了两辆汽车到新南路的江南馆子去。

这江南馆子是新开张的，窗帘桌椅一律都是新布置，看上去十分干



净清爽。

宣怀风的汽车刚停，就有一个穿军装的士官似的男人跑过来，敬了一个礼问：“请问是宣怀风公子吗？”

这“公子”两个字用得奇，宣怀风听了，不禁觉得有趣，点头说：“我就是宣怀风，可不是什么公子。”

那士官是惯于打仗的粗人，也很不懂这些斯文的词，呵地一笑，说：“我们军长要我这样叫，我就这样叫了。既然就是您，请您随我来。”

宣怀风约的是宣怀振，听他口口声声称军长，也感到诧异，寻思道：难道三弟的上司也过来了？

一边跟着那带路的士官往里面走，几个护兵就在后面跟着。



经过馆子一楼，居然是空荡荡的，宣怀风大为奇怪，说：“这家江南馆子看起来挺不错的，怎么连一个客人都没有？”

士官转头看了看他，回答说：“我们军长今天把这里全包下来了。”

宣怀风问：“这是为什么？”

士官只说了一句：“我们军长讨厌吵嚷。”便不再说了，做着手势请宣怀风上楼。

宣怀风上了楼，跟那士官去到一个包厢门口。

士官帮他开了门，朝里面立正，大声说：“报告！军长，宣怀风公子来了！”

话音未落，就听见里面一个男人沉声呵斥：“吵嚷什么？叫你说话斯文点，没长耳朵吗？”

宣怀风好奇地往门里把脸一探，宣怀振已经走到门前了，嘻嘻笑道：“总算来了，正怕二哥失约呢。”

把宣怀风手腕一握，拉着往里走。

到了里面，原本坐在饭桌旁的展露昭已经站起来等着，见到宣怀风，微笑颌首。

宣怀振见宣怀风打量了展露昭几眼，便轻推了宣怀风一下，说：“这位展军长是我现在的上司，前阵子二哥不是见过吗？说起来，他还是爸爸的老部下。这次小飞燕的事，都亏军长帮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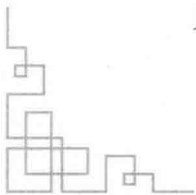
宣怀风也认出了展露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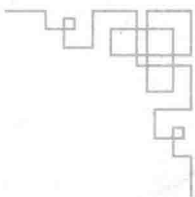
不过上次在京华楼，展露昭一身戎装，今天换了一件蓝色长衫，脸上带着微笑。这样一来，连气质似乎也有了微妙的不同。

不由让宣怀风多瞧了两眼。

展露昭一早起床找合适衣服，又特意把脸干干净净刮了一遍，还理了个发，正为了这个良好的第一印象。

见宣怀风多瞧了他两眼，心里已是非常自傲，含着笑，把手一挥，





“坐下说话，宣公子，请坐。”

宣怀风坐下了，宣怀振就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

他们一个军长一个副官，刚好把宣怀风一左一右给夹了。

宣怀风便对展露昭说：“展军长，公子这个称呼很叫人不好意思，你叫我宣副官，或者宣先生、宣怀风，都无妨。”

展露昭斟酌着笑道：“你不是我的副官，我叫你宣副官，很容易引人误会，而且也不知道是叫你，还是叫宣怀振。我要是叫你宣先生呢，恐怕别人又以为你是教书先生了。连名带字地叫，更不礼貌，我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高兴这样做的。既然这样，不如我叫你怀风，你看怎么样？”

他平素说话当然并不这样斯文。

唯独宣怀风一露面，好像能洗涤万物似的，甚至连筷子碗碟都高雅清丽了几倍，自然而然就拼出吃奶的劲，温文尔雅起来。

对于他的提议宣怀风倒是微微一愕。

他这个人，并不容易和人熟悉，尤其展露昭这种，算是刚认识的陌生人，竟然这样自来熟，一见面就要直接称呼名字，觉得有几分突兀。

不过想起宣怀振刚刚说小飞燕的事，他是出过力气的，又不好意思让对方难堪。

宣怀风淡淡一笑，说：“那好，就请你叫我怀风吧。”

展露昭立即就叫了一声：“怀风。”

宣怀风问：“不知道带走小飞燕的那位团长找着了吗？”

宣怀振本想答话，猛地一想，要是这时候坏了展露昭搭讪的机会，回去岂不又挨一顿狠揍？

自己索性什么也别说，乐得清闲，回去还让展露昭欠自己一个人情。

当即就把要说的话都吞回去了肚子里。

展露昭果然就主动和宣怀风搭起话来，说：“不但找到了，而且事情我也已经解决了。”

宣怀风就上了当，真的顺着他的话问：“哦？怎么解决了的？”

展露昭说：“说来惭愧，那位团长正是鄙人的下属，叫张雄。昨天听了令弟回来说的事，我立即叫人去查了出来。他家里确实有一位厉害的原配太太，最近收了人家送的一个女孩子，从前的艺名就叫小飞燕。我一查清楚，就叫人把张雄带来了，痛骂一顿，赏了他一顿马鞭，革了他的团长职位。”

宣怀风没料到事情闹成这样，吃了一惊，皱眉道：“这样不好吧。本来是别人的家事，我们插手已经很说不过去了，只是出于同情，硬着头皮为之。怎么对人家动起马鞭来？又革了他的职位？这不是公私不分了吗？”

展露昭大刺刺一笑，“我还算惩治得轻的，要在别处，枪毙他也没话说。他这样的人，因为一时好色，收了人家女孩子在家里，等满足





了，却不好好爱护，任由太太糟蹋。身为男子而不保护女子，身为强者又欺凌弱者。既不知廉耻，也不知责任，连当个男人的资格都没有，还配当团长？再说，自己家里的私事都管不好，又怎么管得住一个团？白浪费了我的兵。”

这几句话说得果断，倒显出一个军长的彪悍烈性来。

宣怀风听了，默默地想想，果然也有几分道理，对他印象便加了一分。

点点头，又问：“那现在小飞燕怎么办呢？”

展露昭说：“这个不用你担心，人今天早上我已经叫人接过来了，现在就住在我的宅子里。医生来帮她把过脉，说是受了惊吓，休养一阵子就好。要什么补身子的东西，尽管给她吃就是了。”

宣怀风不由扫了展露昭两眼。

这位军长出手相助，做事雷厉风行，固然很不错。

但他无缘无故这样热心，宣怀风总觉得有些疑惑，沉思了一会儿，忽然想到一个可能。

展露昭年轻气盛，小飞燕又是年轻美貌的女孩子，这里面除了同情说不定又另有一种感觉在里面，才让这位展军长更为热情。

只是不知道小飞燕是否愿意？

如果她愿意，可以待在这位展军长身边，倒也不错。

宣怀风说：“展军长，你这样热心地帮助一个苦命的女孩子，我非



常钦佩。不过，等她好了之后，你打算如何安置她呢？”

展露昭忙纠正道：“我都已经叫你怀风了，你还叫我展军长吗？这可是不平等条约。”

宣怀风脸微微一笑，“那我该叫你什么呢？”

展露昭说：“本来叫露昭也无妨，只是有些拗口。我读书时，私塾先生帮我起过一个别字，叫文龙。你叫我文龙好了。”

宣怀风一听，忍不住沉了脸。

怕被人看出来，别过脸，假装喝水，拿起茶杯抵在嘴唇边。

牙齿默默咬着杯缘。

宣怀风也被展露昭这一手弄得很不好意思，他又岂是随便和陌生人亲亲密密叫起别字的个性？掩饰地笑了一笑，仍是问：“等小飞燕好了之后究竟打算如何安置呢？”

展露昭对他仰慕已久，只想借着机会和他亲近起来，此刻当然不会强迫他什么，摆出一副民主的温和模样问：“怀风，依你看，该怎么处置才好呢？”

宣怀风对此是曾经认真考虑过的，便说：“我原本打算，要是能把她从那个团长处赎回来，先让她养好身子。等养好了，就给她一些钱，让她回家乡去和亲人团聚。只是，现在全国都兵荒马乱的，离散人多。不知道她还有没有亲人，就算有，又不知道她找不找得到。又或者，我代她求个情，央求我的上司把她留在公馆里，给她一份帮佣的闲差。好歹让她有个吃住的地方，不至于流离失所，受人欺负。”